

民國十三年

遼瀋書社

五月一日 星期四

夏曆甲子
三月廿六日

孟子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為君子之樂之一 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中庸云相在尔室而不

愧於屋漏 日月 亦是以意君子惟內不慙於食影上不慙於屋

漏始能為之 落之猶在獨未盡樂莫樂於此矣余居貧守

約友朋間其窘或以錢物濟之 吾義應受者 覺不安或

靜晤室日記

余報內卜

諸心以為在事則受之以為無愧也 昨午則受之以不慙於食



影不愧於屋漏乎則受之大事況安於此非義則仍於心安

遼陽金毓黻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

靜晤室日記

第三冊

卷三六—卷五三

遼瀋書社

《金毓黻文集》

編輯整理委員會

金毓黻學術研究

基金管理委員會

顧問：

金景芳 鄒有恒

主任：

金長振 李玉蘭

主編：

佟冬

葉幼泉

副主任：

徐毅鵬

副主編：

劉英傑 孫玉良

委員：（按姓氏筆劃爲序）：

呂彬 李玉蘭

編委：

趙鳴岐 宋焮

叢佩遠 崔國璽

李治亭 宋焮

范壽琨 佟鈴

袁閭琨 孫玉良

陶統秀 孟東暉

徐毅鵬 鄒明珠

張復 張有義

趙鳴岐 劉英傑

靜晤室日記卷第三十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四年）歲次丙寅

作客他鄉，六逢改歲，雙丸跳擲，摧送華年，我生不辰，撫時增感。天涯偷息，喜八口之團樂，兵氣潛銷，擁百城以嘯傲。昔人以徵獻爲難，吾生惟漫遊是好，不恤操觚之妄，擬待裹糧以行，船唇驢背，啓驗陳編，山巔水涯，別求勝賞。方之霞客，寧人無多讓焉，斯則余之願也。比物此志，驗以茲編。靜晤自識。時客長春。

一月

一日 星期五 夏曆十一月十七日 晴和

上午十時，同長春各機關同人齊集道署行團拜禮，禮畢公宴。百川醫院於今日開業，前往道賀並辭謝今晚之邀飲。

徐幼銓遇刺於廊房車站，聞爲陸建章之子承武所殺，徐前殺陸，其子蓋爲父復仇也。徐年力正富，抱經世略，又能文章，未易才也。甫自海外歸來，猝遭不測，人亡邦瘁，良可悼矣。

《清國史·富察善傳》云：乾隆四十年十月任盛京工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先是上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有千山和尚詩本，語多狂悖。諭曰：「千山僧名函可，廣東博羅人，因獲罪發遣瀋陽，刻有詩集，恐無識之徒目爲縉流高品，並恐瀋陽地方或奉以爲開山祖席，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著宏晌、富察善確察函可在瀋陽時曾否占住寺廟？有無文派流傳承襲香火及有無碑刻字蹟？查明據實覆奏。」旋奏：「《盛京通志》內載千山和尚來至瀋陽，之千山雙峰寺建有小塔。當即馳赴查明，並無承襲支派，惟雙峰寺查有函可碑塔並語錄、詩句，其支派僧人法貞等實皆愚舂，均屬務農山僧。查函可係獲罪發遣之犯，膽敢放蕩，詩詞肆意狂悖，請將雙峰寺所遺碑塔盡行拆毀，及《盛京通志》內所載事蹟，逐一刪除。」報聞。《書獻類徵》七十八按此所謂千山即遼陽之千山，函可能詩當非尋常之縉流，高宗所斥爲狂悖者，或以一二疑似之語意爲出入，非必函可之目無君父也。此事去今不過百五、六十年，而吾鄉故老無有能道之者，故擷錄於此，以見當世文網之密。

任啓運撰《任宏嘉家傳》：「眉注」宏嘉爲諫臣，且有直聲，素慎而怯，一奏上輒戰慄，更有因戰成瘡者。或語曰：子憲若此何如不言？宏嘉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其當言寧知之矣。知而不言，欺我心負吾君，用是不敢不自力耳。康熙甲戌，宏嘉任奉天府丞，府丞實典學政，生畏試者、童倖進者例納金，丞役藏卧榻下，陰籍其名號曰宿陳，丞至更衽則見，宏嘉怪訊故，得其實，盡懲其役反其金，及試榜發，前籍者有名，或曰忘諸乎？宏嘉曰：以賄售者墨，必以賄黜，亦私也，余但衡文耳。其後內陟通參，仁皇戲之，指示百官曰：是蚩者乃不識錢。任啓運謂，余見奉天十數學政，猶屈指首公也。《書獻類徵》五十九載案：奉天爲清

代之陪京，開國元佐、喬木世臣多籍於此。順、康之世，八旗子弟於弓馬之餘，閑涉翰墨不甚精詣，夤緣倖進在所不免。任公來此督學，力祛其弊，士風爲之一變，厥後名宦如鐵嶺高氏、遼陽徐氏，詞科如王君武，武功如多隆阿，文苑如戴遂堂、陳石閭，後先輝映，足與海內賢哲並爭上游，衡文之效一至於此哉！此事所關匪輕而爲志書所不能詳，故具錄之。

一 夜至佩青處，久談而歸。

二 日 星期六 十八日

遼東之俗稱某族爲某家，佟氏之族在遼爲大，因名居地之江爲佟家江。清初之漢人投旗者，嘗改冠以二字以上之姓，佟氏有佐命功，名之曰佟佳氏，猶佟家也。金簡以韓鮮遺胄仕中朝，以勤能邀寵眷，高宗賜其子縕布姓金佳氏，蓋異數也。清代八旗人有馬佳氏、章佳氏、鄭佳氏，其初皆一字姓爲漢人。遼、金、元之世，漢人之無恥者競改女真、蒙古姓以求媚於時君，或有自上賜姓者，群以爲榮，而譜係因之大紊。此非細故。今遼東佟氏無以佟佳爲氏者，以其不便於俗，故不之從也。

博野尹侍郎元孚會一爲乾隆朝理學名臣，卒後其子嘉銓爲其父請諡，又請從祀孔廟，〔眉注〕此事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和相當國之日，嘉銓之置重典，當由和相激成之，是可畏也。觸高宗之怒，置之大辟，此真所謂天威

不測者也。尋嘉銓之請，失之輕率，固屬咎由自取；然子爲父請，出於孝思之篤情，亦非無可原者，且當時詔諭宣示其罪狀，亦實有強詞奪理之處，百年後讀之，猶令人氣結，其不諧是非之公可知已。嘉銓原奏欲爲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請從祀，而以其父闕名其間。高宗駁之云：「湯斌在皇

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傳之義有虧；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比，然於純儒品節不無異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賫送腊丸告變，外間傳有不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乎；至顧八代不過通曉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之處；又張伯行雖操守廉潔，亦人臣職分，當然其奏參噶禮一案，實因噶禮欲尋其釁，勢難兩立，因先發以爲自全之計，不得以其託名講學輕議入祀；至尹會一從前經朕賜詩獎勵，原藉以風示群倫，其於巡撫任內亦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尚不能如湯斌等諸人。今尹嘉銓，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既爲請諡，復請從祀，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爲何如主耶？」

此詔於湯斌諸臣吹毛索瘢，求全責備，無所不用其極，殊失君人之度。理密親王是否失德？事涉曖昧，且如丹朱、商均之徒，雖堯、舜爲之父亦不能化其不肖，詎能以此責之湯斌耶？范文程、李光地皆爲熱中功名之人，以之從祀固有未愜，然以文程曾爲明季諸生即不得謂之純儒，將舉天下人無一敢臣事清者，人主孤立於上，孰與共治天下乎？光地腊丸告變，效忠一朝，宜所獎崇，乃竟暴其賣友之事，與天下人共聞共見，存心既不忠恕，而爲之臣宰者將皆以光地爲戒而無肯效忠矣。惟謂顧八代行誼無過人之處尚爲公論，餘皆未當。其後以湯斌、張伯行（行）從祀孔廟非高宗之子孫耶？帝王宰制一世，出言而莫予違，惟不協是非之公，當世雖無人敢議其非，迨易世以後，時勢遷移，子孫且不謂然，況它人乎？

嘉銓又撰《名臣言行錄》，稱大學士爲相國。高宗駁之云：「宰相之名自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設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況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百數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二行私者，然總未至擅權執法能移主柄也。大學士之於宰相雖殊其名，而其職自在，如明季嚴嵩豈非大學士，而其時朝政不綱，竊弄威福，至今稱爲奸相，可見政柄之屬與不屬，不係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爲人君之能理政與否耳。爲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備位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班聯，如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暨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天愛民勤政爲念，復於何事藉爲大學士者之參贊乎？昔程子天下之治亂係宰相，此只可就彼時朝政闕穴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爲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不可也；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本朝協辦大學士職本尚書，不過如御史裏行學士裏行之類，獻諛者亦稱爲相國已可深鄙，而身爲協辦者亦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嗤乎？尹嘉銓概稱爲相國，意在媚諛而陰邀稱譽，其心實不可問。至名臣之稱，必其勛業能安社稷，方爲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況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獨斷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爲臚列，謬著品評，若不明闢其非，將來流而爲標榜，甚而爲門戶、爲朋黨，豈不爲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

此詔持論尤不近情，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有明訓，誠以天下事千緒萬端，非一人之智所能盡理，其不能不有待於良臣之輔佐者勢也。虞舜之世，君明臣良，吁咎相戒，稱爲盛治，未聞以擅權違法爲嫌也。且聖君不世出，而爲之臣宰者以竊弄威福爲戒，不肯盡心輔導，天下事尚可問乎？清高宗以仁皇、憲皇及本身皆乾綱獨攬，無需於名臣賢相之輔佐，推其意，竊必欲使在朝之士隨俗詭隨，委蛇奉職，爲一無美可稱無惡可斥之人，而後可自謂防弊之法甚嚴，而不知侍衛小臣竊弄威福二十餘年，毫無察查。以和坤一家人積賊二十餘萬金，驕縱奢侈有目共見，高宗獨爲曲護，罪及言者，抑又何耶？其謂朝廷無名臣爲社稷之福，真亡國之言也！輔君之宰稱相稱大臣，歷代載筆皆如此，乃嘉銓獨以此獲罪，謂非深文周納得乎？有清一代文字之獄，無慮十數，然皆有隙可指，而嘉銓則意存孝親，非有它意，竟罹重誅，與明太祖之因奏議中用則字音若助生字音若僧以妄殺人曾無以異，豈非冤中之尤冤者哉？李石船先生名超，瓊州人，光緒中葉官無錫知縣，謂讀嘉銓事節奉諭旨，始知前輩於昭代諸鉅公不稱名臣之有故，即相國二字不識避忌者尚多，據此則以帝王之嚴法繩天下猶有不能盡從者，其故可深長思也。

晚邀張子仁、汪莖九、田新吾飲於廠寓。

三日 星期日 十九日

張禹銘於今日上午與蓬仙之女公子結婚，借地於賓宴樓，前往道賀。

飯後偕召如、莖九、聖波至藤坂寫真館攝影。

新城王西樵先生士祿與其弟貽上皆以詩名家，稱新城二王，其論史之語有特識。嘗病廿一史冗駁乖舛，《三國志》並列爲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陞《季漢書》仿《晉書》例，列魏、吳爲《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果。施愚山撰墓碑，《耆獻類徵》百四十引據此則當清初柯史尚有傳本今則亡之矣，度海內藏書家應有是書，俟悉心求之。

晚間，榮佩卿邀飲益興樓，同座有吳格忱潤麟通佛學，勸余研此，謂每日宜破半時工夫爲之。今晚十時，室人携諸兒女返里。

四日 星期一 二十日 陰

二日間小極，殆飲酒過多之故，後宜戒之。

晚間，邀劉羨周到舍便餐。夜至永謙謙久談而歸。

緡閱《耆獻類徵》宰輔、鄉貳、詞臣、諫臣、疆臣五類都畢，尚未及其半數也。

五日 星期二 二十一日

頭痛加劇，適劉贊廷來自吉垣，爲處一方服藥一劑。

六日 星期三 二十二日

午前痛減，午後仍發，仍服贊廷藥。夜間汗出如瀉。

七日 星期四 二十三日

午後服藥。入夜頭痛甚於昨日，中夜始退。陰。

八日 星期五 二十四日

熱退食量稍增。服藥。

九日 星期六 二十五日

致高石垣函。服藥。

楊月珊來自四平街，留宿廠寓。

十日 星期日 二十六日 陰

頭仍小痛，邪熱內伏驅之不去，若負嵎焉。

友人謂爲勤讀所致，勸余少事將息，近七日內蟄居斗室，偃仰終日一事不事，以勤爲戒不亦異乎？

日人報章謂殺徐又錚者張之江也，發蹤指示者馮玉祥也，陸承武既未到廊房，亦未嘗通電自承，皆它人假名以爲之耳。此事甚怪，余於又錚之死早已致疑，徐之隨員甚衆，戒備至嚴，一旦斃於匹夫之手已甚可怪，而途中死一大員軍警視若無睹，任刺客從容逸去，身往電局拍電尤爲從容不迫，皆不盡理，然則日人之所論者允矣。

近日屢生怪事，大樹將軍之通電下野，亦其一也。大樹下野究爲何事？其自動歟？抑被迫歟？

皆難索解，豈非怪事？

林宗孟參郭軍事，聞其斃於流彈，多日未能證實。今日閱一月五日《北京晨報》載其家族啓事云，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小蘇家屯遇難，則此事可證實矣。前有人言林在郭軍不之信，謂林非慣於大勢者，何致行險至此？此由高視林氏所致。林氏薄有時譽，位至總長，尚復何求？即使郭軍戰勝，充其量不過爲一省長而已，不守知止之戒，貪躁不已，微倖成名，終致以殺其軀，是亦盆成括一流而已。

午後月珊返四平街。

十一日 星期一 二十七日

蟄居七日今日始赴道署辦公，頭痛之症一見風而霍然，氣久屈而未申，一旦臨廣路浴晴陽，吐納自然，噫氣胥張，宜乎宿疾若失也。

往視采儒疾。傍晚佩卿來譚。

閱《稱謂錄》。

修改電燈廠營業規則竣事。夜陰雪。

十二日 星期二 二十八日 陰

頭仍微痛。

《論語》云古之學者爲己，宋賢亦云責己宜嚴。爲己與責己有辨，爲己就求知者屬於學，責己就厲行言屬於事，二合事於一身乃能成學，乃能治政。爲己之極流於爲我，終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

則其害等於無君，故爲學之道始於爲己終於爲人，避爲人之名而不居，不知其蔽之極於爲我也。古之君子一方專於爲己，一方又嚴於責己，與人不求備，責人宜嚴檢身若不及，責己宜嚴之謂也。嚴自檢束痛下鍼砭，閤然自修，心無旁騖，士能如此，雖名無聞於時，吾必以成德達材目之矣。

陰雪竟日，入夜始晴。

夜九時，道尹歸自遼陽，詣站送之。

十三日 星期三 二十九日 陰

摒擋行裝，定於夜間南旋。

致允滋、鏡如各一函。允滋有子甫三齡，鏡如無子今年已納姬矣。余函云：人不抱孫不得稱老。允滋之子孩提在抱，鏡如抱子且不得，何況抱孫？以此言之允滋少年，鏡如少而又少者也。允滋齒長於予，而鏡如年少於予，故以此調之。

又致蔡襄權函。夜十時半乘南滿車南行，同行者吳蘊五、王鳴霄、盧伯平、景霽辰。

十四日 星期四 十二月初一日

上午九時抵烟台車站，家車來迎並雇車三輛，同行九人，內有長齡侄、陳僕，李少岩亦在站相遇，正午抵舍。

嚴、慈君康健，籌備喜事甚忙碌。

十五日 星期五 初二日

午後，汪莖九、曾式之、盧翰芳、張禹銘來自長春，楊月珊至自四平街。親友來者甚多，不及悉記。

十六日 星期六 初二日

今日爲佑兒授室，上午八時成禮。親朋多來致賀，飲筵而散。北來諸友人午間歸去，以興送至烟台車站。共收綵幃八十二堂，賀儀千元有奇。連日晴暖，大似初春氣候。

十七日 星期日 初四日 微陰

晨間爲酬謝助忙諸君，設筵款之。整比書籍。

十八日 星期一 初五日 微陰

西人白叙爾氏著《中國美術》二卷，論陶人款識一節，載一燭

臺款識云：

養心殿總監造

欽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

關兼管江西陶政九江關稅務

內務府員外郎仍管佐領加五級

瀋陽唐英敬製獻東瀾

天仙聖母案前永遠供奉



乾隆六年春月穀旦

自注：最後之匾額取自一對藍白色之大燭臺上，長甚高約二三尺，乃廟壇中五供物之一部，現爲余有。千七百四十一年，時景德鎮之御審總監唐英特製，此以供獻于北京附近之仙廟中而表謝意者也。

〔眉注〕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號螭寄老人。瀋陽人，隸漢軍旗，工書畫，其自著詩文曰《陶人心語》，世仁甫《靜觀齋叢錄》曾選其文數首。又《熙朝雅頌集》錄英詩若干首。

十九日 星期二 初六日 微陰有風

午間詣小烟台拜陳區官、段區長、范禹忱俱不值。在德昌源西號晚餐，又至模範學校及王禹珊處小坐，薄暮始歸。

張朝珍，朝璘昆弟，廣寧人，隸正藍旗漢軍。朝珍，字玉荀，官至湖廣巡撫、兵部尚書；朝璘，字溫如，官至福建總督，封一等男。《國朝耆獻類徵》有「張朝璘傳」其著於賀耦庚《經世文編》者，朝珍有《詳定刑律疏》、《請免妻孥流徙疏》二篇，朝璘有《請造役船禁封民船疏》一篇。

閱《風懷詩本事表徵》。

二十日 星期三 初七日 上午晴，下午微陰有風

閱《風懷詩本事表徵》。

二十一日 星期四 初八日

晨八時辭家東行，午分抵烟台車站乘車南下，一時許抵遼陽，詣孫宅視孫太翁疾，旋與緒五、紫楓赴市便餐。拜商贊廷不值。

晚宿葛紫楓宅。

二十二日 星期五 初九日

在葛宅朝餐。午間，往訪齊蓬閣，承貽白塔及奎星樓攝片各二幀。下午二時偕紫楓乘車北上，夜九時抵長春。

二十三日 星期六 初十日

自上海寄到《歷史地理》及《清史綱要》、中古《歐洲史》四種。

二十四日 星期日 十一日

自北京購到《古學彙刊》、《音學辨微》、《東莊詩存》、《趙搗叔印譜》、《賴古堂印譜》五種。

向上海蟬隱廬購書數種。

下午三時葛紫峰返吉垣，詣站送之。

四時，孫丹階邀飲益興樓，六時散歸。

作家書。致袁澹溪函，謝其來長餽物。連日忙於酬應，不得片晷消閑。

詣大世界旅館拜鄭旭東。復汪莖九、李怡忱各一函。

月珊規予，朋友來函宜速作復，又須親筆，否則有斯疏之咎，此言良是，已力戒之矣。

二十五日 星期一 十二日

午間詣吉長路局拜魏局長。

傍晚，偕鄭旭東至藤坂寫真館取照片。

夜間澡身。

二十六日 星期二 十三日

偕旨暄至友人處報謝饋喜儀。

晚五時，邀鄭旭東、榮佩卿、楊雨春、徐樹五、孫伯孔、李旨暄飲于廠寓，伯孔以事不至。

以近照貽允滋，召如各一幀，並係以詩。

題 照

病起維摩卅九春，星星疏髮可憐人。畫中似我疑非我，歷劫三千剩此身。

蓬閣貽遼陽白塔，奎星樓風景照片二幀，題一絕句：

古蹟巍然峙大遼，一樓一塔勢凌霄。而今南望東梁水，依舊西流咽暮朝。

二十七日 星期三 十四日

張星伯來自吉垣，留在廠朝餐。晚飯於益興樓，召如所邀。

蜀人李超瓊，字惕夫，號石船，光緒中葉歷官江蘇無錫、江陰知縣。官無錫時，前任某君卒於任